



「1995年8月，我與金在學生宿舍相遇。12月28日，我望著金的空床，看著他貼在書架上的裝飾，泣不成聲……。」我的故事，也是由離開「斷背山」開始，然而結局卻不一樣，因我找到了真愛，今日仍在期待精彩新生命的驚喜中！

在我與靜拍拖初期，偶而仍會收到金的來信，那份久違的情感湧上心頭，我只有把回憶收於心坎的寶盒，就如Jack房間中的兩件衣物。之後我也曾走Ennis的路，不同的是我選擇了向女友坦誠道出我的過去。得到她的接納，我倆於1998年結婚。相處時常需忍耐和遷就，我仍會自我中心，忽略她的感受。偶有爭執或冷戰，那時，我也想過逃避，躲到「斷背山」後；覺得回憶常比現實浪漫得多。

Ennis頭也不回，撇下妻兒，與Jack共赴斷背山，這種「目空一切」、「不顧後果」與「被慾望掌控」的情況，導演描繪得很真切，看時我也感到心酸難過！失望的是導演故意隱瞞了Ennis的歉疚，人怎能對孤妻幼兒冷酷無情？印象更深刻的是Alma抱著女兒哭泣的一幕。原因是我也曾經想要忘掉對妻子的承諾，受制於情慾，做了些糊塗事。事後，我才想起妻子，感到後悔和內疚。這些傷害是無法彌補的。我能用甚麼禮物去換取她的原諒呢？

2002年，在一次上山靜修的經驗中，上主揭示了我的內心——為何我不能盡情地愛我妻子？我醒過來，將心中的「寶盒」交出，求主加給我愛。下

山後，我不再受「舊愛」纏繞，感情上更覺滿足。

擺脫了「性癮」的魔爪後，我才真正認識自己——我不斷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男性的肯定和愛。我像電影中的Jack——情感細膩、需要溝通、想得到擁抱、被人明白。我認識許多像Jack一樣的朋友，他們在酒吧盡興之後，仍落在空虛孤單之中。我經歷過那些買醉的日子，發現那裡只有短暫的麻醉，並沒有出路。近年來，我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，向教會求助；願意處理人際關係上被拒絕的傷害，重拾「作男人」的自信，走出自設的籬笆。我深深體會作一個成熟的男人，要懂得與人相處，勇於改過，承擔責任。昔日，我自怨自艾，為自己有同性戀傾向而自憐和憤世；今日，我竟然在教會中找到一班「死黨」，其中還有幾個是過來人。希望有天教會能歡迎不同背景的人，來到上主的愛中，生命得以再造。

這部電影獲得「叫好」聲不絕，筆者也有朋友趕著看，希望觀眾朋友在享受童話式浪漫戀愛的感覺之餘，不至忽視對家庭的委身。戀愛對某些人來說只是激情，不須委身。婚姻與家庭卻是另一回事，我婚後7年，才粗略領悟其中的意義——終身盟誓與養育恩情。在關係破裂的社會中，我們需要更多「走過傷悲、積極成長」的好戲。

本文作者擁有版權 (kelvin@newcreationhk.org)